

我与林希先生的友谊,算起来已经有44个年头了,这样长时间的交往,是纯粹的文字之交,从最初时的作者关系,发展成友情,真正属于老朋友了。在我几十年的报纸副刊编辑工作中,如林希先生这样至今保持联系的老友已是不多了。前些年,林希与老伴儿移居到海外后,还时常回国看看,我们去不了,他也不能来,近几年他因为年龄大了,来去不方便,我们便难得再相聚。但我们之间借助微信,始终保持联络,不妨碍日常的彼此问候。

一位作家与一家报纸的文艺副刊,能建立如此长久的友好关系,不受世风影响,不被俗气浸染,各自不带有功利的目的,确实不易。从1979年起,我开始编辑《天津日报·文艺周刊》,逐步熟悉天津文学界作家们的情况,其中就有林希先生的经历。

1980年8月的一天,我到报社收发室去取邮件,在一大摞来稿之中,发现一个寄自天津市机床厂的白色信封,寄信人写着“林希”二字。我猜想里面一定是诗稿,返回办公室后立即拆阅。果然,这是林希投寄的两首诗《古琴·长明灯》。我读后觉得可以刊发,第一时间将稿件送交主编李牧歌。很快,林希的这两首诗就在当年9月4日的“文艺周刊”上发表了。

那时候,林希先生尚在工厂,还没有被彻底“平反”,他的诗要想刊登在报纸上,在当时是需要些勇气的。我那时年轻,又是初当副刊编辑,负责审阅诗歌稿件,我将林希的诗稿快速送审,是觉得诗歌本身没有问题,诗句有很强的节奏感,也从诗中读出了作者蕴含的深意。加之我之早已了解过林希的境遇,知道这次投稿对于作者本人意义重大,我理应全力支持。而李牧歌显然也是知道林希遭遇的,她和老伴儿邹明从下放之地重回报社,就是时任《天津日报》总编辑的石坚同志与孙犁先生相商后的结果,李牧歌任“文艺周刊”主编,邹明则负责《文艺》双月刊的工作。

邹明主持《文艺》双月刊工作伊始,便邀请林希把这几年的经历写出来,证明改革开放大好形势的来之不易。林希应约在《文艺》双月刊发表了四万多字,各地报刊相继转载,社会反响不错,多家文摘类报纸相继转载。稍后,林希将其部分文字,合并到长篇纪实作品《百年记忆》中,受到更多读者关注。

不要小看当年林希先生发表的那两首诗,9月份刊发作品,10月份他便从工厂重返天津市作家协会《新港》编辑部。这其中有什么玄机?说不清。在党报上公开发表文艺作品,无疑加速了对作者政策的落实,对于林希来说,那可是人生命运的转折,不仅对他自此走向诗坛提供了助力,且为他日后的文学成就打下了坚实基础。很多年之后,林希先生在文章中提及此事时说:“由于《天津日报·文艺周刊》率先发出了我重新恢复写作的信息,各地报刊相继转载,再到1980年冬天,我的‘问题’才得到彻底‘解决’。对此,宋曙光先生对我的帮助起到了重要作用。”

从《天津日报·文艺周刊》发表诗作之日起,即宣告林希先生开启了人生新篇章。全国各地的报纸杂志纷纷向他约稿,这期间,诗人再次回到阳光之下,歌吟新的时代、新的生活,他先后出版了多部诗集《无名河》《海的诱惑》《柳哨》《高高的白杨树》,而那首不足30行的短诗《古琴·长明灯》,就收录在他第一本诗集《无名河》的篇首。他之后获得全国诗歌奖的名篇《无名河》,我曾经反复吟哦,爱不释手;《你曾经是我的舞伴》,我几乎都能熟背下来。

林希先生回到原工作单位后,我们便有了交流、沟通的机会,他的办公地点在新华路市文联的院落里,我上班或者下班途经那里,时常会到那座小楼上的散文诗编辑部坐一坐。我们副刊版面上需要什么稿件,特别是诗歌稿件,我就去找他约稿。1985年1月3日,林希先生题签赠送我诗集《柳哨》时附信:“信及礼券收到,无功受禄,当有愧。”每到年底,报社都要对通讯员有所表示,文艺部会向作家朋友赠送一份心意。这枚微薄惠赠,实在算不得什么。那时,《新港》杂志已经改刊为《小说导报》,林希先生的编制还在编辑部,但日后如何安排尚未可知。

林希先生的名气渐大,在国内诗坛确立了地位,也因此成为“文艺周刊”的重要作者,我约请他写了不少诗歌,特别是我编辑的多块诗歌专版,每次都是以林希先生的诗做头条。津城的第一座高架立交桥剪彩通车,文艺副刊需要配合,“文艺周刊”迅速组织了一期天津诗人创作的诗歌专版,林希先生写了一首饱含激情的《虹桥》,刊登在诗歌专版的头条位置。

除了向林希先生约稿,私下里我们也有了更多的交往和共同的话题。有一次,我骑车到他在小海地的家中拜访,与另一位诗友一起聊天,探

讨诗歌创作。记得,我们还曾动议要办一份副刊,讨论得很细、很具体。想当时,人的思维非常活跃,都是有想法和志向的,想成就一番事业。我总感觉,林希先生对诗歌的见解是独到的,感悟是深入骨髓的,他所经受的人生磨难,成为文学创作的助推器。他的每一首诗,都仿佛经受过淬炼,那铿锵的韵律就是他的心声,高扬着信仰与理想的火炬。在我心中,林希先生始终是一位诗人,这个感觉一直维持到今天。

林希先生从事专业创作后,时间更宽裕,涉猎更广泛,他先是停下诗笔写起了散文,以真实的感情、诗意的文采,写出了多年来被禁锢、被压抑的心灵向往,一时间震惊四座。他在“文艺周刊”发表了多篇散文,如《梭梭草》《细雨京都》《走出记忆的春天》《桥》等等。我尤其记得1989年2

月16日我编辑的一块散文专版,刊发了林希先生的散文《豆腐楼》,那块极经典的副刊版面,设计别出新意,还特请百花文艺出版社的王书朋先生配了插图。这篇《豆腐楼》后来编入“文艺周刊”为纪念创刊50周年而出版的《半个世纪的精彩》一书中。

随后,林希先生又写起小说,短篇、中篇、长篇都写,反响极好,真正完成了诗人的转型。他的诗歌和中篇小说都得过全国大奖,称他是转型最好的作家并不为过,如此巨大的创作成就,在当今文坛绝对是佼佼者。他的小说多以天津地域文化为背景,写大平家的人的旧日生活、天津卫的旧有民俗、市井民生的旧日烟火,可读、耐读、好读,有的小说还被搬上了话剧舞台。在一次看过《曲曲四爷》改编的话剧之后,我为这部中篇小说作出一番评介:这部小说通过曲曲四爷和他的故事,将20世纪初的市井之声,还原成艺术的多彩画面,惟妙惟肖地画出性格鲜明的人物组像,原始、原声、原生态上演历史活剧,为我们这座城市的过往,留下可供回味而且弥足珍贵的印记,在走向未来的步履声中,我们会听到和见到历史的回声与留言……

《天津日报·文艺周刊》多年来致力于津味小说的推介与宣传,发表了大量优秀的津味作品,形成了一定的声势和影响。每次举办津味小说征文,林希先生都在我的约稿作家名单之内。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,他陆续给我们写了多篇津味小说《圣贤公寓趣闻》《市井闲话(笔记小说二则)》《多男儿》《杨瞎话》《杨瞎话收徒》《门墩儿》《芳邻》等等。其中,《市井闲话(笔记小说二则)》一篇,收入《天津日报》为纪念创刊70周年而编选的《文艺周刊70周年精品选》一书;而《芳邻》则与其他同期发表的津味小说汇编成册,于2016年6月,成为天津市作家协会文学院与《天津日报·文艺周刊》联合举办的津味小说研讨会特选读本。

那些年,“文艺周刊”曾组织过多期“文艺周刊讲习班”,请作家、诗人为区县文学写作者授课,效果特别好。2003年,我们试办了一期高级班,几乎是一带一辅导,诗歌方面请了冯景元;散文方面请了夏康达;小说方面就是请的林希先生。没想到,当我将两位学员推荐给林希先生时,他劈头就说:“我看了你们的小说稿,开头发现了错别字,标点有的也不对,这样的稿子怎么让人读下去?这是对编辑、对读者的不尊重,更是对你们自己的不尊重。”这样的开场白我没有想到,完全可以“震怒”来形容,我还从没有见到过林希先生发火。林希先生对年轻作者的严格要求、对文学创作的敬畏程度,由此可见一斑。这期高级班结业时,“文艺周刊”登载了这两位学员的小说,林希特为他们写了短评。所有参加过“文艺周刊”高级班的学员,现今大都仍在努力创作,他们的成长中寄托着老作家们的殷殷期望。

在天津作家中,林希先生具有影响力和号召力,不论是提起他当年的诗歌创作,还是后来的小说成果,朋友们都是交口称赞。他富有诗人情结,珍惜旧谊,2022年5月,他传给我一篇写老诗人闻先生的诗歌评论,我转交《天津日报·满庭芳》版刊发出来;老作家阿风先生百年诞辰,我约他写了纪念文章《人淡如菊忆阿凤》。林希先生与年轻同事私交甚好,有的为他代收书信、照着家居,还有的帮他收藏名家珍贵手稿,我就经常听到文友们夸赞:“林希这老爷子,好人啊!”

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,我受《天津日报》副刊委托,请求林希先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,写一篇重头纪念文章。恰好,林希先生当时正在天津,电话联系好之后,我专程去了一趟他在华苑小区的住所,谈起这篇特稿的主题与内容,他深有感触,答应一定按时交稿。那天,我们还一起聊起了往事,回忆了诸多难忘的经历。我关心他的身体,叮嘱他在异国他乡一定要注意饮食起居。他指着自己的双腿说,我现在行走手不便,腿不行了,想去个病极不方便,出门坐车都很难。他还说自己的眼睛也不太好使了,写东西时就放大字体。

说着话,我望着坐在沙发上的林希先生。想当年,恢复写作之后的那些年,他曾是多么干练,思维敏捷,灵感频现。进入耄耋之年,由于身体原因,他的写作有了一定的滞缓,那时候我就想过,我们天津的这些老作家都是宝贝啊,需要格外关心和照顾。为此,我还曾在某些场合向相关人员提议,应该选派年轻人到林希先生家中“上班”,帮助老人整理资料、记录文字,那样,老作家在助手的协助下,是能够写出更多、更好的作品来的。

2018年11月,林希先生将写好的稿件,先行传到我的邮箱,让我看看是否可用。在这篇题为《双鬓花白亦青春》的长文中,林希先生讲述了自己的人生不幸,特别回顾了将近40年的生活历程,感谢改革开放的英明决策,没有改革开放,不可能有他后来从事文学写作的人生新篇。对于一个受过两次运动株连并蒙冤受案的人,如果没有清明的政治,只能在冤案中沉沦,改革开放的最大功绩,就是解放思想,平反了一系列的历史冤案,还清白的人以清白,恢复了名誉、恢复了青春、恢复了尊严,如此才有了他的第二次青春岁月。

2018年12月6日《天津日报·视点》版发表了林希先生的这篇文章,从题目到内容,林希先生袒露了自己的心声,他不愿听命于命运的安排,他要抗争,夺回曾经失去的生存权利,将此后的人生全部视作第二个青春期。他不服老,不言老;不掉队,不落伍,始终保持着一颗诗人的心。除了诗歌、散文之外,他的中篇、长篇小说创作更是一发不可收拾,《丑末寅初》《北洋遗怨》《高买》《相土无非子》《小的儿》《桃子杏儿》等作品相继问世,加上电影、话剧的改编等,文坛一时引发了“林希热”。

林希先生非常珍惜自己的第二次“青春”,他真正开始文学创作时,已是进入了人生的60岁,从这个年龄段重新起步,谈何容易!有朋友说:林希老爷子是个“老顽童”。我还要再加上一句:林希老爷子还是个“老学童”。他接受新鲜事物非常快,凡是先进、超前的新东西都想学,他自学过日语,研究过美食,摆弄过照相机,还是最早换用电脑写作的作家之一。我与林希先生交谈,每次都会有新的感受,时常还会碰撞出火花,他是那种能使人积极奋进的朋友。

## 我们是深交的朋友

——我与林希先生的交往

宋曙光



1980年8月的一天,我到报社收发室去取邮件,在一大摞来稿之中,发现一个寄自天津市机床厂的白色信封,寄信人写着“林希”二字。我猜想里面一定是诗稿,返回办公室后立即拆阅。果然,这是林希投寄的两首诗《古琴·长明灯》。我读后觉得可以刊发,第一时间将稿件送交主编李牧歌。很快,林希的这两首诗就在当年9月4日的“文艺周刊”上发表了。

那时候,林希先生尚在工厂,还没有被彻底“平反”,他的诗要想刊登在报纸上,在当时是需要些勇气的。我那时年轻,又是初当副刊编辑,负责审阅诗歌稿件,我将林希的诗稿快速送审,是觉得诗歌本身没有问题,诗句有很强的节奏感,也从诗中读出了作者蕴含的深意。加之我之早已了解过林希的境遇,知道这次投稿对于作者本人意义重大,我理应全力支持。而李牧歌显然也是知道林希遭遇的,她和老伴儿邹明从下放之地重回报社,就是时任《天津日报》总编辑的

石坚同志与孙犁先生相商后的结果,李牧歌任“文艺周刊”主编,邹明则负责《文艺》双月刊的工作。

邹明主持《文艺》双月刊工作伊始,便邀请林希把这几年的经历写出来,证明改革开放大好形势的来之不易。林希应约在《文艺》双月刊发表了四万多字,各地报刊相继转载,社会反响不错,多家文摘类报纸相继转载。稍后,林希将其部分文字,合并到长篇纪实作品《百年记忆》中,受到更多读者关注。

不要小看当年林希先生发表的那两首诗,9月份刊发作品,10月份他便从工厂重返天津市作家协会《新港》编辑部。这其中有什么玄机?说不清。在党报上公开发表文艺作品,无疑加速了对作者政策的落实,对于林希来说,那可是人生命运的转折,不仅对他自此走向诗坛提供了助力,且为他日后的文学成就打下了坚实基础。很多年之后,林希先生在文章中提及此事时说:“由于《天津日报·文艺周刊》率先发出了我重新恢复写作的信息,各地报刊相继转载,再到1980年冬天,我的‘问题’才得到彻底‘解决’。对此,宋曙光先生对我的帮助起到了重要作用。”

从《天津日报·文艺周刊》发表诗作之日起,即宣告林希先生开启了人生新篇章。全国各地的报纸杂志纷纷向他约稿,这期间,诗人再次回到阳光之下,歌吟新的时代、新的生活,他先后出版了多部诗集《无名河》《海的诱惑》《柳哨》《高高的白杨树》,而那首不足30行的短诗《古琴·长明灯》,就收录在他第一本诗集《无名河》的篇首。他之后获得全国诗歌奖的名篇《无名河》,我曾经反复吟哦,爱不释手;《你曾经是我的舞伴》,我几乎都能熟背下来。

林希先生回到原工作单位后,我们便有了交流、沟通的机会,他的办公地点在新华路市文联的院落里,我上班或者下班途经那里,时常会到那座小楼上的散文诗编辑部坐一坐。我们副刊版面上需要什么稿件,特别是诗歌稿件,我就去找他约稿。1985年1月3日,林希先生题签赠送我诗集《柳哨》时附信:“信及礼券收到,无功受禄,当有愧。”每到年底,报社都要对通讯员有所表示,文艺部会向作家朋友赠送一份心意。这枚微薄惠赠,实在算不得什么。那时,《新港》杂志已经改刊为《小说导报》,林希先生的编制还在编辑部,但日后如何安排尚未可知。

林希先生的名气渐大,在国内诗坛确立了地位,也因此成为“文艺周刊”的重要作者,我约请他写了不少诗歌,特别是我编辑的多块诗歌专版,每次都是以林希先生的诗做头条。津城的第一座高架立交桥剪彩通车,文艺副刊需要配合,“文艺周刊”迅速组织了一期天津诗人创作的诗歌专版,林希先生写了一首饱含激情的《虹桥》,刊登在诗歌专版的头条位置。

除了向林希先生约稿,私下里我们也有了更多的交往和共同的话题。有一次,我骑车到他在小海地的家中拜访,与另一位诗友一起聊天,探

## 大海 (外三首)

姜维群

沙子说,我先是坚硬礁石,虽生命仅有万分之一秒的短,还是留恋那简易的书架?礁石说,我祖先是雄壮大山,却照亮整个空间。当期阳露出笑颜,她悄然离开了,丢下满窗红霞。

### 冰花

是谁剪贴,是谁画?在冬夜窗上,绽开团团簇簇的花。那夜——纯洁晶莹,文静素雅。是钟情灯前苦读的孤影,雷

不喜欢为自己,慢慢燃上十年八年。积蓄毕生能量,爆发于一瞬。性子太急,常挂在雨的前面,有时乱播一通,却唤不来一星半点。

少时翻书,只瞧内容,不署署名。有人问到底是谁写的,常常一脸茫然。我开始关注作者,与读刘、雁翼、田间、白桦等诗人的集子有关,端详、揣摩封面署名,总感觉不像是真名,一查果然如此。这才知道,老一辈作家还有化名、笔名的讲究。郭小川的诗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影响极大,几乎家喻户晓,但他同时还是一位多产的杂文家,笔名“马铁丁”,与陈笑雨、张铁夫共用,那是郭小川的另一张文坛“名片”,却鲜有人知。

我曾在河北服役五年多,其中有一年多被招进团政治处报道组,但我对写新闻稿始终提不起兴趣。某日心血来潮,在稿纸上写了几行口号,随手寄给《石家庄日报》。我所在部队是空军雷达团,署名“红雷兵”,也是时代氛围使然。当口号变成铅字,我趁热打铁又写了几首,却不被计入业绩,领导认为我这些东西不务正业。我写着写着也觉出乏味,遂不再炮制那种分行排列的空洞句子。

很快我就发现,笔名与作者真人常常对不上号,也是文坛一趣。上世纪50年代初,天津报刊出现了两位以“阿”字打头的作者,阿英与阿凤,如此婉约的名字,曾使我爱上。先说阿英。我后来才知道,他是一位老资历的文学理论批评家,活跃于上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坛,新中国成立后任天津市文化局局长、文联主席。他的真名叫钱德赋,著述百余种,先后用过梅隐、钱谦吾、张若英、阮无名、鹰巢、凤吾等数十种笔名,最有名的是钱杏邨和阿英,前者因与鲁迅有过笔战而为人熟知,阿英的名字则历经漫漫岁月,伴其终老。

说到阿凤,我曾与之有过近距离交集。还在军营时,由于爱好写作,对家乡天津的文学动向兴趣日浓。那年代,给报纸投稿需附单位证明,相当于实名认证,以示堂堂正正。但也不尽然。我印象深的有两位天津作者,即金梅和阿凤,就不像是真名。尤其,那那样的名字很容易引人遐想,金梅一定容貌清秀活泼,阿凤则必然俏丽活泼可爱。不久,我复员回津,供职于《天津文艺》(《天津文学》前身)编辑部。意外的事情发生了,金梅、阿凤居然是我的顶头上司,属于老师辈。头天上班,见到真人,暗自一惊。主审评论稿子的金梅,看上去清瘦单薄,说一口沪版普通话,声音低沉浑厚,戴着深度近视眼镜,全然是老成持重的夫子相。阿凤是天津出身的业余作家,五十好几,着一件酷似工装的上衣,体型微胖,其貌不扬,动作迟缓,话不多却诙谐俏皮,同事戏称他“阿大爷”。午休时,我常与一位副主任下象棋,时年我22岁,不知深浅,对方44岁,表情严肃,双方拉开架势埋头对弈,状如公牛抵角。一旁背手围观的“阿大爷”,慢悠悠敲着边鼓:“44军与22军,狭路相逢,胜负莫测……”

作为小字辈,我曾两次到多伦道孙犁先生府上拜访,引领者分别是金梅与阿凤。每次见孙犁,我都有朝圣之感,既兴奋又紧张,两位老师一路跟我闲聊,以各自的方式给我内心减压。

建议,几代副刊编辑将为有林希先生这样的知音而欣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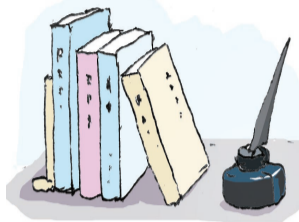
从朋友圈,我有时能见到林希先生的“现在时”。有一次,他将观察到的一只小鸟的趣闻发到了网上,我看到后立即发微信,建议他据此写散文,预感那必是一篇诗韵盎然的美文。林希先生不负所望,不仅写了一篇《蜂鸟筑巢是芳邻》,还配了几张照片,原来那鸟体重只有三四克,是世界上最小的鸟——蜂鸟。文章好,照片亦有专业水准。这篇散文在“文艺周刊”发表时,我写了一则“编辑手记”,介绍作者如何耐心、细心地拍摄到蜂鸟筑巢并孵蛋的全过程,称赞这是诗人的发现。自2006年截至退休,我在“文艺周刊”撰写编辑手记,累计刊发22篇,近5万字,开栏第一篇便是推介孙犁先生的散文《颀影》。为林希先生所写的这则《美丽的诗篇——编辑手记之二十三》,算是这组编辑手记的收官。

新近,林希先生又要出版新著了,这是值得祝贺的。已经年近九旬的林希先生,虽已步入高龄,文学创作依然高产,这真是读者的幸运。其中一部《沾上纪闻》,将于近期面世,由百花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,收入了他近年来在《天津文学》《小说月报·原创版》刊登的津味小说,计有16万字。这些津味作品,在刊出后颇具影响,有些我当时就拜读过了,感觉还是早先那种“老味”,小说故事讲得内行,是纯正的天津生活,不虚假、不卖弄、不低俗,故事中有物有塑造,每个出场人物的脾气、性格、秉性,都拿捏得准确、到位,读着读着就被带入小说情节。这么多年过去,林希先生对地域文化的感受依然强烈、深邃,称得上是一位地道的天津籍老作家。这样的称呼似乎还从未听到过,算是我给林希老戴的一顶“桂冠”吧。

另一部新著正由天津人民出版社编纂,计划收入林希先生在《天津日报》文艺副刊发表全部作品的精选。1949年1月17日,《天津日报》创刊当天,林希就上街“买报纸”。他写的第一篇文章是影评《祖国,我愿为你牺牲一切》,刊登在1950年的《天津日报》副刊。他听过报社第一任社长黄松龄的报告,在几十年的写作生涯中,得到过包括孙犁先生在内的多位副刊编辑的热心相助。这些报刊文章,发表时间从1950年起,至2024年止,时间跨度为74年,他从15岁开始给报纸投稿,一直写到现在,年龄跨度长达75年。可以说,林希先生一直

## 『笔名』背后

黄桂元



在我这半个世纪的写作生涯中,换过若干笔名,每次也会带来些短暂无的小确幸,也仅此而已。印象最深的是,在我某家文学批评刊物供职十几年来,写过一些颇具锋芒、措辞犀利的商榷文章,考虑到编辑身份,临时用过不同笔名,以示并非刊物立场。文章曾被转载,或被收入年度中国最佳文选。由于是临时起的笔名,感觉像是别人的文章,与我没有什么关系,在别人眼里更是如此。现在看来,这些岁月深处的经历,大约属于个人写作的花絮,自生自灭。

作家、诗人的笔名,与戏曲演员的艺名不是一回事,也不同于今五花八门的网名。笔名是内在精神的外化标识,久而久之,融为一体,在读者心目中,仿佛从来如此,天经地义。试想,如果路遥仍叫王卫国防格非仍叫刘勇,苏童仍叫童童,冯唐仍叫张海鹏,北岛仍叫赵振开,江河仍叫于有泽,芒克仍叫姜士伟,食指仍叫郭路生,海子仍叫查海生,艾未仍叫褚福华,西川仍叫海,海明仍叫苏丽军,格致仍叫赵艳萍……还会不会是今天的气象,亦未可知。

笔名一旦生出独特味道,会有出其不意的奇效。已故女诗人伊蕾,本名“孙桂珍”,寻常、质朴、大众,听起来如邻家姐妹。1976年3月,我进入《天津文艺》(《天津文学》前身)编辑部,军旅诗友王新弟给我介绍的第一位作者,就是这位当时还在河北武安军工厂上班的天津老乡。她酷爱写诗,于是把“孙桂珍”改为“孙贞”,以昭示不甘平庸的个性,最狂野、最恣肆、最悲壮的笔名是“伊蕾”,亮相不久,即在中国诗坛掀起不小风暴。显然,换了笔名的伊蕾,改的不是招牌,而是魂魄,如同形式不仅仅是形式,这个名字注定会被新时期以来的诗歌史所记载。

不过,任何事物都有例外。李娟名字实在不起眼,却因《我的阿勒泰》等作品而被赋予了某种象征。十年前,有位新疆的文友曾向我推荐《九篇雪》,说写得太好了,作者是李娟。在中国,叫李娟的女人何止成百上千,我没太留意。后来读到她的《羊道·前山夏牧场》一书,我被惊住,意识到,对于某些文才天纵的人,名字真的只是符号,正所谓是金子总会发光。

若说起笔名纷繁多姿的黄金年代,还要属20世纪上半叶的民国时期。据我了解,那时候学术界的名师大师化名很少,以清华国学院“四大导师”为例,梁启超、王国维、陈寅恪、赵元任,都以真名示人。同时期,创作类的作家、诗人、批评家,使用笔名却非常普遍,最明显的,“鲁郭茅巴老曹六巨匠”皆非真名。其中,仅鲁迅用过的笔名,据统计就达183个,矛盾也有98个。这个现象也给现代文学研究带来难度,考证笔名背后的来龙去脉,堪称一个复杂而琐细的工程。不久前问世的《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大词典》(南开大学出版社2022年9月第一版),涉及了6500余位作者,笔名达四万多条,搭起了一座联结作家、作品与读者之间的无形桥梁,可谓功德无量。

本版题图 张宇尘

在为《天津日报》文艺副刊写稿,至今没有停笔,这是一种多么绵长的亲缘啊。

2023年3月9日,林希的新作《大杂院印象》在“文艺周刊”发表后,我与他在微信中说:“文章反响尚好,忽然有一个念头,何不做一本《老天津印象》?我老了,雄心尚在,还想写旧邦新史、老城印象、书场印象等等。”很快,他便相继写了《大杂院美食》《大杂院里的五行八卦》《西北城角印象》《北马路印象》《大白菜印象》《亲情无价是春节》……如此,一部新著便有了雏形。

为了这部新书稿,林希先生想让我写篇评论,我应允后忽然萌生新的创意:除了这组新写的有关天津民俗的文章,在我的印象中,林希先生在《天津日报》文艺副刊发表过数量可观的作品,就我手在“文艺周刊”发过的诗歌、散文、小说,就不在少数,如果再加上其他版面的稿件,那该有多少的体量啊,何不一起检索出来,重新列阵,以给更多的读者?这个创意着实让我兴奋,立即请编辑通过数据库查询。待结果出来,连我自己都感到吃惊,真没想到,林希先生在《天津日报》各版面上发表的文学类作品,包括诗歌和长篇小说连载,总计已逾七十万字。

将这样庞大数量的作品下载下来,归档、分类、列阵,算得上是一个工程了。我跟出版社的责任编辑说,我们做的是良心活、事业心、朋友情。如果不为林希先生勾勒出这些文稿,有可能就永远淹没在浩瀚的报纸之海了,那样对林希先生不公平,这样巨量的报纸稿件,应该也是他创作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,更是生命的一部分。我们有责任为林希先生编好这部书,否则,从我们的职业良心上也说不过去,这也是我所秉承的新闻从业理念与初心。我向出版社建议,这部书的书名不如就叫《天津日报·林希作品选》,这书名就不如就叫《天津日报·林希作品选》吧。

动笔写这篇文字的时候,原是准备写成一篇跋,写着写着竟收不住了,是啊,40多年的交往,一两千字怎能装得下呢?林希先生还特别让我写一两年前他在工厂时,给《天津日报·文艺周刊》投稿的那件事。是的,就是从那次投稿开始,林希的名字便频繁出现在《天津日报》文艺副刊上,几十年来不曾间断,即使移居海外,他每天浏览的报刊中最重要的就是家乡的报纸。每逢年节,我们互发微信问候,他总会说:天津亲朋,平安幸福,隔海祝福。

这位天津籍的老作家,怎么能不想家!他现今仍在为《天津日报》文艺副刊写稿,不就是想念家乡的一种表现,对家乡天津的一份牵挂吗?我们编纂的这些文稿与书籍,凝聚着林希先生的挚爱与怀恋,充满了沉甸甸的思乡之情,读着那些具有纯正乡音的文字,我们唯有祝愿林希先生身体健康,在他不老的“青春期”内,续写出更多更好的新篇章。

# 文艺周刊